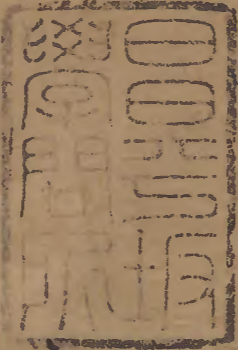


晦菴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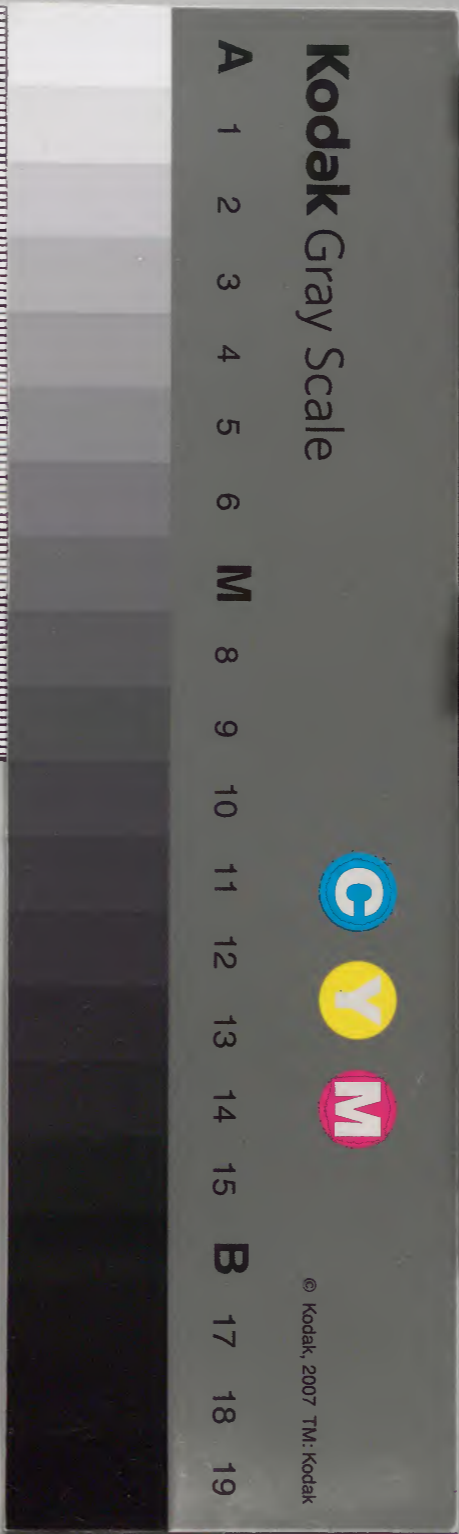
二十五六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四	六	三四九二
架	冊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三五	六	三四九二
架	冊	類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92
冊數	64 (14)
函號	315 136





明倫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書時事出處

答張敬夫書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

之論矣伏蒙不鄙今誦所聞以禪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

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

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况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

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

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及恐以為無事

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

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為重而掩葬之常禮為輕以示

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為有以

淺草文庫

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
為狐狸所食蠅蚋所嘍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
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
甚耶又况祖宗陵寢缺廟梓官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
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虜出
於漢斬張耳之謀以謀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喜
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為
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
辭是乃所以為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
發為號令則雖瘠瘵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
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官之不復
是此等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為上論此意

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
如前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效若前日之言未盡此意當
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但所謂德者當
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
而立此須一一有實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
明義理為之輔此廷臣之技除逢迎軟熟趨和者以斬去
之凡中外以書問列舉生事受寵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
出必本於中書使近者小人無得又須審度彼已較時量
力定為幾年之規若五年小國七年之說其間
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盡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
知如此必可以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
人邪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當鞠
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義之傳如其不

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
仇敵外侮其成敗禍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措
柰宗社何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
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默喜幸災
遊之夕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
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
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
節奏條理又多語學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理無大
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巧免丁漏期反牛羊之說
宣播遠近尤非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其萌芽勿使能
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有為事半而功倍矣事
人以爲言固當即改然亦更須于細審其本末然後從之
爲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二人言而爲之復以一人言
龍之者亦大輕易矣從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
之輕則守之不固必矣

以爲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頗聞尚
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警切之使知爲克已
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進用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
所不足乃可以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
自知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汪文書道虞公見問之
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右效此區區庶
幾不爲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此何爲尚有所疑熹嘗以
爲內脩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
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
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今世之務
矣

答張敬夫

朱子大全 文集卷之二十五 陸壽

今日既爲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
爲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
以國家軍律爲意今日湏爲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湏以
公議折中與衆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
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
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爲不可固不是議
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
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爲之所向見范伯達文條具夫田之
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爲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其
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
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見豈有餘剩可剗刷耶閩中之兵
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遣所費不貲然

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聞極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
不可曉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淫
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賊滿之限亦從而擯之此似
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軀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
此刻急則人但見峻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
亦不得不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賊滿之數比舊法又加
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不在乎貨
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將有所極而人之被
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之禍汗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
再犯者殺之似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
梁全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姦之本
意也憂居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有此耳一一篇

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不舉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虜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吾使不若指此爲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他事又未有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繆爲恭諛未必貞有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危成敗關

不容息豈可以坐糜廩廩遂巡閱默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變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綸又疎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則更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未盡也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

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務養而務求知見是也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豁然耳前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懲勸既以侍

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定腹心之契貞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召否夫帝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沉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患在

立說貴於新奇雅類欲其廣博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
味而徒為學者口耳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
為作聰明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者論
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矣然近聞
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時識其所以不讓者
為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亦
非聖人本意才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
儒者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中見
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然輪日講解未
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
聖賢作用本末然後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
以上之聰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

辨按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異時開講如伊川先生所論
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
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措克之臣朝
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
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
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
此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未流之弊不
可勝枚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
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遂州遂縣各具
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何一縣內
不同者亦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諸色支費總計
依實開幾何開項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

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是則雖理極於詳備似可採用也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改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効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而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

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高明試一思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清俸門未窒殊未有以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二精言之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猥承下問敢效其愚伏惟采擇

答沈侍郎書

熹伏蒙送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掄揚推挽之力多矣然熹愚不肖昨以憂苦之餘疾病殘廢不堪仕宦故召命之下不得不辭最後諸公以謂無故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勢必難從不若以嶽祠為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

以無事而食祿為嫌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向來
 遭喪既已去官今若朝廷畀之舊秩從其所請使之得便
 私計而免於稽違偃蹇之罪則已為非常之恩矣不謂今
 復橫被殊私事出於望表始者聞之未敢遽信既而猶謂
 臺省諸賢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寢忽前日府中送省
 劄來乃知此命之遂行而今得竊窺訓誨叮嚀之意尤使
 人皇恐震慄而不敢當已送建寧府寄內今有二狀申省
 輒以附內得賜台旨投達為幸但其間所陳緣愧恐悚迫
 不能盡鄙懷敢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熹之辭便從前
 請不惟孤踈之迹得免邀君鈞寵之譏亦免以謬恩濫賞
 上累公下之政則上下之勢兩便而俱全矣如其不
 然寧

得之人也切望台慈鑒此誠懇早賜矜念則覆護保全之
 賜終身銜佩何敢弭忘本欲自作劄析哀又念孤遠不敢
 容易至感激知遇之厚則有不待言而喻者然亦頗恨其
 不能置此無用之人於度外而必為此以促迫之也此懷
 抑鬱無路自通正賴高明終惠之耳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

一安撫司賑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
 般載租米互有相妨或致延滯
 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今欲招
 邀合從兩司多印文榜發下福州沿海諸縣優立價直
 委官收糴自然輻湊然後却用溪船節次津般前來建
 寧府交卸

一 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定本錢選差官負使臣或募土豪給與在路錢糧令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糶潮惠州與本路界相近往回別無踈虞即與支賞約運到米一千石支錢三十貫充賞更多尤好其糶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奏推賞施行

一 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理不須過有招邀上溪般米反致鄉村置之待來却煩官司般米賑濟勞費百端今合先次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糶不得閉糶外每產錢一貫椿米三十石者禾亦依此記數兩貫以下不椿委社首通行勸諭內中縣社備糶實不得拘頭情虛申數目及妄快怨仇生事擾糶其社首家禾米即委隅官封椿

一 鄉下有外里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居人指定經官陳說封椿十分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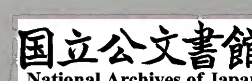
一 鄉下有產錢低小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鄰保重立罪賞陳告亦與量數封椿十分之七並依前法

一 上戶有願於合椿數外別行椿糶之人許具實數經縣自陳收附出糶量行旌賞

一 所椿禾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下量估平價出糶不使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太賤以虧上戶

一 所椿禾米自來年正月為始以十分為率至每月終即給一分還元椿產戶自行出糶直至稍覺民飢即據見

數五日一次差隅官監糶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升如至六月中旬民間不甚告飢即盡數給還產戶自行出糶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糴米之家合預行括責取見戶口實數即見合用米數及將來分定坊保給關收

糴度免欺弊大人婦人小兒逐戶分作三項

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廩祿市戶自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並不在收糴之

限

一鰥寡孤獨老病無錢糴米之人候三四月間別議措置

如是饑荒須令得所

審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項乞使府兩司早賜詳度定議

第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衢恐有未盡未便之處令諸

色人詳其利害疾速具狀陳述廣詢審議然後施行庶使

大戶細民兩得安便伏候台旨

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目今秋成在邇般運到人已

食新切乞存留無為虛費椿米多則上戶不易必又儲

蓄不足此數更乞裁酌更以戶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

米數

與建寧傅守劄子

熹竊以秋冬之交寒氣未應恭惟某官台候起居萬福熹

北津建陽凡兩拜問必皆已呈徹矣拜遠誨益忽已累日

追思館遇勞貶之寵已劇愧荷至於連榻奉教又皆潤澤

忠厚老成人之言感發多矣幸甚熹昨日已至山間弛擔

兩日又當南下然旱久水溢更須數日乃可抵城下也歸

塗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未至甚虧常數但備禦之策

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

論醞釀所耗只今造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
當半之而鄉村所損又未及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
虞舟楫之費曷若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萬斛之麴
將來所糜秣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果如前日收糶秣米
之說所完亦豈及此聞邵武已行此令彼以蕞爾小邦尚
能行之豈堂堂使臺大府之力而反不能乎到家得浦城
知友書亦頗及此今謹納呈願高明更與楊丈熟計之也
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體仁好學有志佳士也
似亦與景仁昆弟同年前此因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又
聞楊丈已行下主簿糶米而未及杭秣之別不知果如何
糶杭之害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內戶口不知其幾若必人
人糶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椿留米如前

李崇福別

日之說儲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之說皆憚於此計
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決
無靜拱而可以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
自食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留分
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鄰里之闕何所不可正使
其間不無冥頑難喻之人然喻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其
不從者俟之以刑其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
慮其欺已而不敢為哉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
以家貲二百萬糶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出之若果
如此則人亦豈為鬼為魅全不可化者但患上之人先以
無狀期之故疆者視以為深仇而肆其凌暴弱者畏之如
大敵而不復能以正義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

明廷用馬

朱子大全 卷之五十五 李福刊
書以為權衡之論為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為此乃不知仁
義之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生物之心哉仁
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
有窮也而可乎故凡此所論雖若柱後惠文一切之說其
實趨時救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所及者博故
雖有人所不欲而疆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外也夜不
能寐起坐作此信意直書無復倫次不審高明以為然否
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一劇論也前日所稟弟子職溫
小雜儀謹納上字已不小似可便刊女誠本傳中有一序
恐可并刊此印行紙內上數幅字數踈密須令作一樣寫
乃佳仍乞早賜台旨當不日而就也刻成之日當以弟子
職女誠各為一秩而皆以雜儀附其後蓋男女之教雖殊

此則當通知者使其流行亦輔成世教之一事也雜儀之
書蓋頃年楊丈嘗以教授者感今懷昔歲月如流而孤露
至此言之摧崩不能自己語次及之亦足為慨然也喜本
更拜書楊丈昨日方歸今早有人行鷄鳴起僅能及此遂
不暇作然所欲言不過此想從容次必盡及之未拜侍前
更乞以時自重前即詔除然區區竊與聞人俱不能無借
留之願耳

答傅守劄子

垂喻曲折極感眷念之勤但茲事鄙意初固料其如此蓋
理法當然無可疑者台念不置宛轉至今事體益以明白
在使府雖欲奉承朝廷矜恤之美意而在熹豈得執法令
之疑文以冒受所不當得之祿哉熹雖貧病然為日已久

粗能自安實不敢以此自毀廉隅仰累執事謹具狀申乞
寢罷其未行者收毀其已行者以安愚賤之迹切望憐其
誠懇特與施行千萬幸甚

答龔參政書

乃者明公還朝一再旬朔即被書贊延登廟堂近歲以來
君臣之契感會神速未有若斯之盛者熹竊聞之不勝其
喜即欲脩咫尺之書以稱慶於門下顧以衰病懶廢因循
前却以至于今而遂不知所以進也不謂明公眷念不忘
枉賜手教伏讀感懼不知所言又得本府韓尚書報朝廷
以熹未敢受祿之故申飭所司特給符券府司既受而行
之矣此非明公矜憐之厚則亦何以得之自是以往不惟
得以少追溝壑之虞抑使窮悴孤蹤不以矯異詭激得罪
於公正之朝為幸大矣惟是支離伉拙無由進趨賓客之
後自竭愚頓以報萬分伏惟明公深以平主所學為念仰
體聖天子所以圖任仰成之心端本清源立經陳紀使陰
邪退聽公論顯行則羣生蒙福海內幸甚熹不勝瞻望倦
倦之至

答龔參政書

伏自去春拜啓之後不復敢貢起居之間蓋懼瀆尊之咎
亦避撓上之嫌其於瞻仰之私則不以一日而忘也茲蒙
賜之手書眷撫甚厚區區感激蓋不勝言惟是恩除過望
深所未安此雖參政記憐疇昔有以及此然熹之平生有
志無才少容多忤參政固所深知顧乃以是處之似恐未
得其適也數年以來私自揣度決無可用於世重以前歲

胃受朝廷寵褒惠養之恩其義不容復捨退間起趨名宦
非惟自處已審至於友朋之論亦皆以謂必其若此庶或
可以少補前日胃受之非也敬以公狀申堂伏惟矜憐早
爲敷奏如其所請或令仍舊充備祠官則熹之受賜亡涯
矣熹其勢終不可出萬一未蒙俞允必至再辭竊恐迫阨
之甚言語粗率有以自取罪戾者參政必不欲其至此幸
早圖之所以記憐擁護之恩宜無大此者焉伏惟留意千
萬幸甚

答陳祕監書

熹憂患餘生屏處田野瞻仰重望蓋亦有年顯晦殊途無
由徹聲于下執事茲乃伏辱不鄙而惠以書喻以恩除之
意且速其來眷予良厚顧惟衰賤無庸久絕榮望於此有
不獲承命者已具公狀哀懇廟堂所示告劄亦已送本府
寄納矣衰疾杜門瞻望無日鄉風引領不勝依依

與傅漕書

熹竟不免其有前日之命皇恐失措冀公以書付陳舍人
遣人以來此意雖厚然熹出處之計已定於前歲受官之
日矣至此不容復有前却已具狀申省及以告劄寄納軍
帑乞賜台判送下幸甚宮觀恐合日下解罷俸給亦乞住
勘爲幸冀公亦有書至門下還書之際幸略及鄙意蓋終
不可復出者異時復得舊物或奉香火於幔亭之祠以畢
誅茅夕陰之願於熹足矣若迫之不已必發其狂疾却恐
倍費調護不若及此而藥之之爲全也熹申省狀已極詳
備不復爲第二狀之計矣用此進呈少假一言之助其勢

可以一請而遂切乞力爲言之盡此底蘊千萬幸甚

與呂伯恭書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觸熱幸免他虞到家未幾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爲然向年所叨異恩已是朝廷愍勞惠養之意况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懇辭當以力請必得爲期耳昨日得韓丈書遣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丈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冒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後采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况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

真爲壟斷無復庶耻雖有子貢之辨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畧已半生平勤勞苦無所成就今日韓丈又豈忍必破壞之邪况世衰道微士大夫假有售僞託公濟私者方驚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不忍以身移此弊爲後世嗤笑已作韓丈書懇之幸因書更爲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爲寢罷不使蹤跡布露反取譏訶則拙者之幸也又况如老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此荒拙微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已資營益之樂爲無窮何時復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

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唯覺彼之
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耳
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
兄於儒釋之辨不甚痛說此固爲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
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
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癘
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
黨之責耳

與呂伯恭書

區區出處之計極感誨諭異時難處亦深慮之但目下便
有許多間阻使人難於進退平生多所愧耻於此自信未
及打不過耳又更有一二事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

文字以待後世庶小有補於天地之間今若一出此事便
做不成設使異時收拾得就將來亦無人信矣又今日諸
公推挽之意人人知之若到彼之後所見一有不同便爲
背負知己如陳了翁事亦是賢者之不幸非其所欲也若
每事唯唯緘默隨衆則其爲負益深又非鄙性所堪然則
亦何爲必出以犯此數患乎今日聞元履褒贈之命使人
感傷渠亦正坐當時不量諸公相知之淺深趣向之同異
故後來不免紛紛之論耳康節之慮前此固嘗講之所以
受却前年恩命亦政爲此然曾不足以止今日之所蒙者
而或反以爲梯此又豈計慮之所及乎猜阻之患亦深憂
之但既出之後或有妄發不能自己處則其爲猜阻甫益
深耳前日龔參自以書來當時煩撓中答之不盡此意且

夕或別以書言之今且望老兄以此兩書曲折盡達韓文
今日別無醫治方法只有早聽其辭便自帖帖無事若更
降指揮一下一上則干冒頻煩傳聞廣而譏議多必別致
生事矣熹祠官向滿方患未敢再請只得再差一次為幸
甚厚此外實不敢有一毫意想也前書勇往之說以今觀
之又似舊病依然略未痊減一二分易言之責深以自懼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
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為然竊妄意此必
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
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

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獨介
之注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
愈篤以此自知决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
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
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
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
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
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
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
以投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
以為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
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

慮矣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日一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且黷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閔風俗之盛衰故尤

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頽俗靡士大夫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譴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

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祗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于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猶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竊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

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也使之隨羣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日多士盈庭所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彊顏苟祿以肥妻子耶則熹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與龔參政書

熹竊伏田里仰依大造自頃拜勅奉祠以書陳謝之後無

故不敢輒通牋敬以犯等威區區第切瞻仰茲者竊聞還
政宰路歸榮故鄉行道之難不無私歎然意者必得參候
車塵瞻望顏色以慰積年引領之懷而卧病田間偶失偵
伺遂乖始願尤劇惘然獨念頃歲黃亭客舍拜違左右屈
指於今十有五年其間事變反覆何所不有而其不如人
意使人悵悵不能無遺恨者則已多矣憂患之餘衰病零
落雖已無復當世之念然私所幸願猶冀天啓聖心日新
厥德公道庶幾其復可行乎明公彊食自愛應之於後以
遂初心則海內幸甚暑行良苦引首馳情

答陳丞相書

熹昨罹私釁仰勤吊恤拜啓還使未足究盡鄙懷方欲別
伸問訊之禮忽聞拜章公車祈就間退聖主重遣明公之

意峻其班秩而後賜一竊自惟念雖與一道窮民同失膏
雨之潤不無怊悵然思稅駕里門雍容就第超然事物之
外其樂有不可涯者至於聖主不忘之意則又海內搢紳
之所共慶而熹之愚昧竊獨深有感焉蓋今時論歸趣益
異於前後來諸公未見卓然有可望以回天意者有識之
士日夕寒心明公受國家大恩起布衣至將相位尊祿厚
德流子孫今又爲聖主所優尊士大夫所歸鄉如此詎豈
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哉伏惟高明深念此意亟於
此時反躬探本遠佞親賢以新盛德廣賢業庶幾異時復
起有以格君定國剋弊鉏姦慰斯人之望者千萬幸甚

與陳公別紙

前幅所稟親賢遠佞之意蓋已屢瀆鈞聽然似頗未蒙深

察懷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見惟
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得
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
后非諸人况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
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輔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啓告之方
必已有建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慝
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
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
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
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

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願
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
不若齊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
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妙其
忠誠博厚之意蓋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
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况吾
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
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熹前幅之尾所稟充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
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
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
會所繫不淺熹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

願顧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惟相公念之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命以善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道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郎副本錄呈叙說雖詳然似適當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為回仍別為辭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只熹自作終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

一事自數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
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則可以如
此恣意打乖人不恠責一日出來作郡承上接下豈容如
此又已慣却心性雖欲勉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
疾此是一事又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畧成頭緒若得一
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
不為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
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為終身之恨而其為政
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為兒女飢寒之計而
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
欲老兄知之更為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
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止應於此用力想不以

爲煩也按路未敢作書煩爲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疊再
得宮觀如舊便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
命亦未敢便落舊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所加
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微詞風曉之免臨時復紛紛也千萬
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跡使不至踈脫深有望於高明也
熹來日出紫溪迎哭劉樞之柩昨得其訣書猶以國耻未
雪爲恨亦可哀也臨行甚冗又急遣回遞中草草作此殊
不盡意八月十七日上狀不宣熹頓首再拜

子重不及拜狀昨日亦嘗以書附政和行者想未能即
達也此事亦告調護得免踈脫朋友之賜厚矣歎夫久
不得書彼想時聞問也王程驅迫不得少休聞此尤使
人怕出頭耳

答鄭自明書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歛衽敬服嘗竊
論之以爲非獨忠諫懇切有以過人於才辨智略亦非人
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
此一旦感寤去鼠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
庶幾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此閒
暇進德脩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偶然者矣更願
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
鋒穎潛藏義理著明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
其所以動寤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
日文字固爲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羣小之姦欺
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脩德立政之意有未備也

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聽者謂之迂濶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精不免於自以為迂濶而不足言也燕今日之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小證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為令第言之歸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衰陋不足以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至此不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讀書取人之意亦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

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面論猶頗以為恨也陳丈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也熹之出處不足為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爾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審奏事以卜可否又不爾則引疾丐閑此於進退固自以為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為如何若終身不出之計則自祿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矣今亦不敢固必且得隨事應之耳但申審狀中欲少露久違軒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羞薄詔除之心不知可否幸為籌度留數字於曹哥叔處令尋的便附來見教為望或不必然即只依常格寫去也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脩以俟時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

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也
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
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
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
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
官慶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知嘗
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

昨得鄱下知識書云伯恭說熹不必請對此其意蓋恐
熹復以抵觸得罪沮壞士氣此意人少識之者只似熹
偷得差遣做一般彼意固善然恐不可承用也如何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書 時事出處

與史丞相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間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
及以恩鈞聽唯其愚賤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爲執事言者
熹伏自頃者誤蒙陶鑄懇辭不獲不敢屢瀆朝聽即已力
疾上道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驟嬰
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
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爲之念已不入時宜輒復慨然自廢
計此孤危竊恐未敢告去之間已不免於彈射之禍矣在
熹愚賤不足深惜所可惜者明公薦延海內名士今無得
立於朝者甚或重遭詆毀被以惡名而去若又以熹之故

重為門牆之辱則於私義誠有所不敢安者切望鈞慈早
賜垂念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奉其不肖之身以歸老於
故立則明公之賜之厚又百倍於前日之所蒙矣冒昧感
尊伏增恐懼至於病衰目暗作字草略并冀寬度有以亮
之幸甚幸甚

與王樞密劄子

熹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敢復有陳
及以恩鈞聽唯其區區之鄙懷則有不得不為執事言者
熹伏自鉛山拜領鈞翰之賜開譬詳悉愛念良厚遂不敢
復請謹已力疾來見吏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
久遽從吏後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伉拙有
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為之念已不入時宜不忍徒

變所守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危竊恐未及引去之間
已有或擊之者雖欲夙夜究心詢求民瘼為此一方除深
錮之害與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羣公薦寵之意
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素寺丞面稟若蒙矜念
早賜宛轉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去之則熹之受賜又不
啻前日之蒙蒙矣冒瀆威尊伏深戰栗病衰目暗字畫不
謹并乞矜恕

與袁寺丞書

熹失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若稍可支吾亦不敢必為去計
今內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晝對人往往坐睡而省閱
文案簽書決遣之際為尤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
支遣不行性本踈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

俱此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問官吏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年年五十乃復變其所守為此睚眦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思之既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不聊深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疾此四當去也到官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閔往往無日不發於言語書問之間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一身孤客於此攜小兒甥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病熹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為久計又不容復往般取以耗公室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班言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

只一二月間便去故不能虛為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奏請事勢須關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閑中私竊有所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以向此而衰困漸盡與死為鄰萬一溘然於此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曲折不暇徧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丐祠然又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為一言使必從所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即小狼狽大即大狼狽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儻相哀憐必欲扶持

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與曹晉叔書

熹此既多病而郡中窘闕外縣廢壞本初不爲久計不欲深料理今決不容久安前月末已上祠請度更半月必有報萬一不遂不免再請以必得爲期耳學中時到今已漸有能致思者但恨非久客不能盡所以告語之意廬阜亦唯三峽王淵爲最勝然暫遊不款賓從猥多不無勞擾亦不敢數出也作官不好相此可見山亦不可得遊而况其他乎谷簾遠未能至但飲共水信佳恨遠不能奉守以助

昔嘗之奉耳趙丞書掩已附的便渠前日遣人來有書今却附納直卿已歸所與之書亦回納也周子一冊二圖已就令內去又一本寄伯謨不及別書便中承書甚慰意也子澄近到此相聚甚樂謾知之

與楊教授書

熹昨日面懇寢罷鏤板事未蒙深察竊自愧恨誠意不孚言語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默則事有利害不容但已須至再有塵瀆蓋茲事之不可者四而長者之未喻區區之心者一此書雖多前賢之說而其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理或誤後入此不可之一也政使可傳而脩改未定其未滿鄙意者尚多今日流傳既廣即將來蓋棺之後定本雖出恐終不免彼此異同爲熹終身之恨此其不可之

二也忝為長吏於此而使同官用學糧錢刻已所著之書
 內則有朋友之譙責外則有世俗之譏嘲雖非本心豈容
 自辨又况孤危之蹤無故常招吻唇今乃自作此事使不
 相悅者得以為的而射之不唯其啾喧咕囁使人厭聞甚
 或緝以成罪亦非難事政如頃年魏安行刻程尚書論
 乃至坐贓論此不遠之鑒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
 人刻熹西銘等說方此移書毀之書行未幾遽自為此彼
 之聞者豈不恠笑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又使熹重得罪
 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昨日蓋嘗以此為懇而執
 事不深曉直以熹為謬為謙遜者熹之不得已而為此書
 其不遜甚矣正以非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
 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摹印

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
 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已造大之羞而執事者反謂其謬
 為謙遜而為此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愚意迫切不
 得不力懇於左右幸辱矜照一言罷之其所已刻者熹請
 得以私錢奉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面議別刻一書
 以成仁者開廣道術之意自不失為善事不審尊意以為
 如何事此布露切冀痛察

與臺端書

熹未見顏色此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
 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踈遠此古人之事而執
 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
 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

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
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
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
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
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
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
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謹之
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
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
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
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
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

所以自為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
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
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敲耀戈甲而譟呼以逐
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
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決裂之勢熹竊為執事
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
可殫數且又入主素以備優奴僕畜之初不貲其名檢而
間者議臣乃復抉擿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
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使入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
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
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竝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
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

以上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
罪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
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志
平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
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為明主言之矣顧踈賤之言
未足取信而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
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
淺言深分踈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
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
而來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為外人道也引領
等不勝拳拳

小貼子

此事所繫不輕其成否不可必但義所當為有不得而
避者願早決計萬一不濟此心固無負於幽明四方忠
義之士必有聞風而興起者直言日聞聖主之心終必
感寤矣葵藿野心言及於此不勝憤激痛恨之至

與皇甫帥書

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塗伏計運籌
決勝自有成筭踈遠不當僭有所陳然慕用之私懷不自
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熹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
間其地密邇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
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衄狼狽不還及後
專委陳大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
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

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寇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熹書生也輒語兵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薶而禽爾之則非計之得也大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訪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功則區區之望也仰恃知照敢

布陳之以竢采擇惟不以其狂妄畏怯而鄙棄之則幸甚幸甚

與王漕劄子

熹輒布誠悃仰瀆台聽熹比蒙聖恩誤膺郡寄懇辭弗獲亦既視事唯是小邦民貧財匱歲必乏數月之糧熹到任以來官兵廩給全無顆粒可以支遣究原其弊緣本軍三邑所管苗米止四萬六千餘石每年科撥起四萬外餘米亦係使臺盡數刷發如此則本軍將何所取以供用度較之旁郡如饒池州皆有存留贍用官兵米數獨本軍先來有失申請存留支遣況今來除上供已起外自餘未發米數係諸縣先因旱澇有逃移死亡及零殘拖欠無戶可催之數縱有催到非惟不多又且累政隨即借兌目今虛掛

欠籍用敢輒拜公牘冒浼控告欲乞台慈仰體邇者聖詔
丁寧之意計盈虛通有無將淳熙三年四年五年未起零
殘之數悉從蠲免繼自今以往亦乞存留以爲贍用官兵
之費高明必有以矜憐之與其留腐倉庾終爲後人之妄
費孰若使千里並受其賜而民力不至於重困耶惟執事
圖之干冒台嚴不勝恐悚

與顏提舉劄子

熹昨者輒以撥米干冒台聽仰荷矜憐俯從所請然願俟
久之未蒙明文行下今復專人具稟欲乞台慈特照舊例
早賜開允不勝幸甚復有少稟本軍米斛舊來多就建康
交納近一兩年忽蒙使臺改撥入都不唯小郡頗增水脚
之費無所從出而舟船艱得裝發遲緩盤剝留滯耗折百

端辦事有甚不便者今亦有狀申稟乞賜台旨只令赴建
康府交納儻蒙垂念不勝厚幸

與顏提舉劄子

熹不揆踈遠視聽之跡自到任來數以職事仰干台聽例
蒙矜照感幸已深惟是至今未被明文行下竊與一郡官
吏軍民同切翹跂以俟嘉命今此又有所稟仰祈恩施內
循進越不勝恐悚熹昨以星子一縣稅錢偏重奏乞蠲減
亦已具申聞矣今聞睿旨已下使臺竊惟聖天子明目達
聰之意雖不聞於芻蕘至於其所決然取信而亡疑則在
明使者之一言耳欲望台慈早賜垂念遣吏核實具以上
聞使一方疲瘁遺氓速霑仁聖之休澤不勝幸甚至於前
請亦乞始終大賜以慰顛顛之望千萬幸甚幸甚

與顏提舉劄子

熹瞻望使臺無由伏謁傾仰不自勝長至節臨又不獲奉觴羣吏之後尤切馳情已具公牘脩慶竊惟清名重德一論所歸履茲剛長之辰固不待祝而諸福朋來也喜昨使還蒙賜手教復以標準新圖魯公墓帖為贖尤荷不測之意前此因遣牙吏部綱嘗具稟劄略陳固陋計今當已徹聽聞矣恐或未安更望垂誨幸甚幸甚撥米二事仰荷台念感激尤深蠲租之請亦當已蒙施行矣區區衰拙不堪為吏強顏於此百事墮廢若非明使者矜而容之種種假借久已罪去矣復有少懇別紙布之伏乞台照

與顏提舉劄子

熹復有少稟敝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都昌

早田被災處少唯有建昌一縣晚田數多前此失於闕遂速檢放之限近因遣佐官行縣乃知其實則又不容坐視已具奏聞及申使司而熹已具狀申省自劾矣見亦一面遣官行視俟見分數當復具申使司得賜矜從略與減放不勝幸甚星子王令老成篤實邑人甚愛之同官中如其比者蓋少也小郡荒涼人材衰乏同官中可任者不過三數人其間又有有才而過當其他則又難言所以凡事費力不能滿人意誠無心顏久尸榮祿自劾之請既上即策裝以俟罷遣矣每荷垂念故敢并及之

與執政劄子

熹昨以疾病侵凌不堪吏責屢以祠官之請冒瀆朝聽伏蒙鈞慈垂念未忍棄捐不惟發教下臨慰藉勤懇至於士

友之間傳道所以誨飭存撫之意又諄諄焉自惟疵賤何以堪之感激之心無以爲喻自是遂欲勉竭駑頓冀以仰答恩私意謂姑使上不得罪於朝廷下不得罪於百姓則亦可以少延時月徐罄前懇而山野愚瞽不能斟酌事宜近因屬縣早傷失於檢放加以催科不無追擾遂致人戶流移怨讟竄起仰惟朝寄本以爲民俯循素心亦期及物今乃一舉而兩失之日夕憂愧疾病益侵勢恐不堪復加勉彊不得不早爲計謹已具申都省欲望鈞慈特與敷奏絀削罷遣以謝無告之民熹雖飯蔬沒齒何敢有怨或蒙矜憐曲加全護使其仍得祠官之祿以終餘年則其幸抑又甚矣干冒崇嚴不勝戰栗

與丞相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洪造熹昨蒙誤恩畀以符竹自度踈野不堪委寄累辭不獲黽俛就事今十閱月矣惟念君相所以眷顧使令之意不敢不竭駑頓以圖報稱而材力有限疾病相仍形苦心勞卒無善狀政荒財匱歲惡民流自去秋以來知舊往來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不愁歎蹙頞或苦其刑政之苛或病其征賦之重以至流聞遠邇亦莫不然貽書譙責提耳告戒者殆無虛日以故去冬嘗以公狀申省自劾又以劄目哀鳴冀得早蒙敷奏亟賜罷免而鈞慈含覆未遽矜從踈遠賤微何敢固必謹以抑心自強祇服官次不敢復有所言矣而一二月來國言愈甚士友之責愈深使人日夕憂惶不知所以自處夫爲政而不宜於民爲所厭苦至於如此誠無心可居官府無顏

可食俸祿不免復冒威嚴再有陳請而又竊惟某官終欲
曲賜保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跡聞于天聽故於公劄更不
敢具述如上曲折儻蒙陶鎔得以病免其何幸如之仰瀆
高明俯伏俟罪

與丞相別紙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請忘其罪
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踈懶書史之外酷好山水
今以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為東廬阜之下其立林泉石甃
為東南最殊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
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趣茂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
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至於如此乃即
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

為朝廷儻欲復脩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
不肖請得充備洞主之負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
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
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廩略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為過
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有糜耗顧以事體希闊言之若草
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冀鈞慈深察愚
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之受賜為不淺矣
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王樞使劄子

熹不避狂僭瀆尊之罪復有迫切之懇須盡布陳熹素愚
昧不曉物情加以閒散日久尤不諳悉吏事至此將及一
年凡所施為雖不敢不竭愚慮而所見乖謬動失民和四

方士友貽書見責者積於几閣不知其幾而前件陳克已者尤其詳盡其間歷數謬政無一可者迹其所聞皆有實狀區區鄙劣亦豈不欲痛自矯厲以補前愆而精力凋殘已有所不能及者矣竊以爲此非姦民猾吏流言飛文之書乃出於相愛慕來問學之口尤足取信故敢冒昧繳連陳獻若蒙鈞念得以編呈東府兩公庶幾有以察熹前言之非妄者早爲開陳亟賜罷免或如前兩劄所請者則熹猶可以不重得罪於此民而此邦之人猶可以安其生業而免於流亡死徙之患不勝幸甚干犯頻仍伏紙尤增墮越

與丞相劄子

熹初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聽

避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狂妄進越猶欲並緣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被使得復備祠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特爲敷奏舉先朝之故事脩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祿賜略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崇奉異教之香火爲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脩社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之爲美也熹遠外之蹤率易及此誠有草野倨侮之嫌然其實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是以敢冒言之

與曹晉叔書

熹

熹

熹

熹

熹求去久不獲近忽得機仲及一二知識報諸公已有見
許之意其說可笑會前數日已遣人行投此機會勢必得
之曾原伯亦許為致力也但聞敬夫病殊可憂前此得請
意欲一往視之若已歸湖南即自江西便人道以歸也此間
謬政想亦傳聞近得陳勝私書責以煩刑暴斂數條已封
與王季海託其轉呈東府矣今但得脫去為上更不論此
是非虛實也季通子直到此相攻亦甚乃次第不虛傳也
劉公度來此不能久居其氣質不易得也德廣留家於此暫
歸臨江矣東老可傷此人行遽未暇致莫因見其子幸及
之擇之書角煩付往迭刻康節書納一本他無可寄也

答黃教授書

熹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則不能違道干譽得罪於

二民多矣請祠雖已報聞然且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
又為仁里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熹餒鳴
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
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
見首尾此而可恕則亦無以官更為矣至如木炭錢事亦
是州郡所當為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
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又
是毛掾考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
考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錯
枉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所自謂公正者未
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辯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
故又不知所以為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比是非

亦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而真得其所謂本心之
正耳太極之說甚善南軒遺言兩句不知其本文上下所
指何事俟更問之定叟也

與江東陳帥書

茲者伏審榮被明綸進班亞保竊惟明主思賢念舊之意
可謂盛矣然使相公尚淹藩服而未得究其輔贊彌綸之
業則海內有識之士猶以為恨抑無故而驟遷在彼權幸
寵利之臣則可而施於相公則於四方之觀聽亦不能無
所疑也不審高明何以處此熹則竊為門下憂之而未敢
以為賀也茲承鈞慈遠賜手書竊審嘗欲有所論建自以
文不逮意而罷熹於是竊為門下喜焉而敢冒進其說夫
陳說主於忠誠不尚文飾且今日之言有不可緩者猶

火追亡人也况以相公之忠義懇切豈真以文不足為病
而怠於納誨者哉亦曰將有待而言之耳夫苟誠有待而
言之則其所待無有大於今日之所遭者願相公因辭謝
之章而因有以附見其說不必引據鋪張不須委曲回互
直以心之所欲言時之所甚慮者條件剖析為明主言之
其所病者乃在於文之過而不病其不足也棄而聽從天
下固受其賜而相公之榮豈止於今日不幸而不入則相
公辭受之決亦不難處矣失今不言於天下之事固失其
機而在我者不無昧利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人亦莫
之聽矣長孫無忌之事與近歲李參政光前車尚未遠也
况今所授正與其人併肩而處若果出於無心尚為可取
且又安知其不故以是風切相公而使與之同哉熹踈賤

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
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宜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夫以聖恩
之寬大於熹猶且容之而况於相公乎萬一未即開納
後咎餘責亦可保矣願相公勿疑極意盡言以扶宗社以
救生靈熹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與陳帥書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竊料將來賑濟用米不少然今來
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廣為規畫多致米斛
乃可接濟至如乾道七年本軍得米凡五萬石然流殍
之民不可勝數田里空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
似聞總所積穀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若得商
量措置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諸路綱運除檢數

外更許截留分與諸州般運賑糶收糶價錢所管或
豐年補前本色斛斗亦為利便

一自今旱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備欠之
與揀災事體各別不可雙行欲乞一言且與追回其他
州郡想亦有此并得一例施行尤為幸甚若是戶部指
揮漕司自合申請停緩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
致和消沴之一術而揀急安民之切務也

一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依舊理催欲乞帥司因此早
傷作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令逐一具申特與蠲放
一旱災如此良由賦歛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乞丞相建
言乞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并行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放早米三千餘石總所漕司累次行

下令於上供軍用數內分豁此甚允當今漕司忽變其說令本軍全於軍用數內除豁不得減上供數熹有劄子懇兩漕別本具呈乞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採荒之助也

一本軍申漕倉兩司乞撥錢米脩結石寨狀別本具呈并乞鈞念或蒙應副亦可并下諸州放此施行募民充役可以集官事濟飢民消盜賊伏乞鈞照

熹復有愚懇欲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米五千餘石約今冬或來春可還有狀申漕司今亦錄呈乞賜宛轉及之幸甚適又檢得乾道七年省劄亦錄梗上呈恐今歲事體不減此也提舉鋪司牒有近日雨水日多之說恐江東已霑只矣此獨無有柰何

與陳帥書

前此屢以上流過糴利害米未蒙施行今本軍糴米人軀已為隆興邀截不許解人凡客販皆為阻絕江西頗有得熟州郡本自不須如人况著令及累降指揮皆有明文已作書力懇之恐其必經意蓋自初糴已節次懇之今乃約束愈峻其意亦一地矣切乞早賜移文仍申朝省或具奏聞乞遍下諸路求不獨此邦蒙大賜也頃時劉樞遭旱首奏此事其後船輻湊米價自減此最為救荒之急務向蒙賜教乃謂上流皆旱無所告糴但擬撥積米此但為建康州郡計然贛吉鼎澧湖南諸郡皆熟若用劉樞舊例請奏此米比可致而一路受賜矣不然則椿積之米得賜取撥使諸郡各得三五萬石亦為幸甚

使本別具稟熹偶足疾大作疼痛亡慘不敢多作字只之
鈞念為達此懇同賜區處以速為上移文至江西附遞恐
遲得為專人徑往千萬之幸

與江東王漕劄子

熹久不拜起居之問日有瞻仰人還被教感慰亡窮蒙喻
軍寨事極荷台念但事已差池今又方有抹災之急未暇
再請若稍定未去終當料理耳減稅事尤感垂意之勤初
謂必可遂請適有牙吏還自臨安云省吏果以使司未保
明為言勢須再下此終有望以維持也白鹿官書拜賜甚
寵謹已別具謝劄矣但今歲日下勢甚盛此自五月半開得
雨之後枯旱至今雖有得少而處處殊不沾洽早稻已無可
言晚禾亦未可保民情皇皇未知所以以心安之者而使司

差人在郡追人吏催官物者

三四單熹雖不敢拒違

命然當此之時督責縣道追迫民則實有所不忍得賜
追還令得一意講求備禦賑之政以救此道民於溝壑
之中不勝幸甚其可辦者熹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
檢放總所已行下今均在上供州用數中而反未蒙使司
除豁上供之數尤非所望於人君子者熹竊惑之更乞
深賜省察狂妄冒瀆皇恐死罪
熹前幅所稟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中聞不審言
慈賜念否若今之君子則固不敢以此望之惟執事者儻
以禹稷之心為心則此一縑也而可以兩濟得象垂意不
勝幸甚此或有委弁乞垂示

熹前幅所稟去冬放旱事務已得使帖如總司之云矣既

而中改一予一奪殊不可曉今別具公狀及劄子乞賜台覽若決不可行則熹於此不容宿留便當自劾去官雖重得罪不敢辭矣本欲初秋即申祠請又遭旱虐自以為義不當求自逸故勉強於此若不獲已則亦不免冒此熹耳一生忍窮不敢求仕正為如此且未來此時知友皆以為于公之仁必能庸雀君今乃反為所誤而妨提點平生不相識乃能俯聽愚言一奏減本軍木炭錢二千貫不審亦嘗聞之香熹老矣已無意於人間不堪久此鬱鬱也

與漕司畫一劄子

一本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副後米照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再具實欠軍糧米奏乞減撥

石庶幾數少易撥今續契勘諸縣檢放分處大段乾糶處多恐不能及三分之數即雖蒙朝廷許截上件米亦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納之數却行紐計欠數申稟或別具奏乞送使司預乞台照

一本軍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戶仰食之人數目未到候將來冬後闕食即將上件米斛分等第糶給別具措畫詳細申聞或恐米數不足即乞支撥應副熹已免那諸色官錢往鄰近收糶約可得萬石但苦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一若隄已差官計料以俟徐推之來此舉本不敢容易蓋欲因此贍給飢民一舉兩利切乞留念

一去秋建昌檢放米當依台喻申省部乞下使司乞賜保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往復不知徑自使司申請如何

此已一箇申部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似肉糜之論可付一笑若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何用更乞減放耶近世議論夫抵如此令人氣塞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申朝省極論其繆預乞台悉

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鼎澧諸州皆熟得湖南詹憲書云湖北米船填街塞巷增價招邀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度奏乞指揮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徑具奏聞重作行遣 此一項早乞留念

與王運使劄子

熹復有少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穀出納本數初核一一從實從申偶會得池州式樣官吏皆以為當

故其所為可無後悔遂止據有止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為賦支之數而凡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向如此攢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為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熹素心則為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為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則州

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爲無理而熹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鄉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劄子一

熹比數以短劄承候起居計悉已歷几下今者復有少懇輒敢以冒聞聽熹以不德招殃致凶又無術畧以濟饑饉已屢伸告糴之請然小郡貧薄不能多致儲積遠近軍民唯仰客販沿流而下得以餬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勤蓋不啻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贛吉西極

方以天下之重自任其視鄉道何以異於吾民願賜一書俾除其禁則不惟藁爾小邦歌舞大賜抑自是以東列城數十實均賴之率爾干冒以猶自疑及念前日荔子分耳之意然後有以决知執事之不棄此土之人也是以敢卒言之伏惟台慈俯賜矜照

與江西張帥劄子一

咫尺門牙無緣進謁第切領鄉之私比以告糴仰干台聽竊意必蒙矜念今聞收糴牙吏未及解發而使府約束愈峻遂不能歸且鄙郡荒涼舊雖豐歲亦不免仰食船粟之來自封境者况今旱歉溝壑在前其所望於餘波之惠者又非他日之比前記之懇雖出僭易然亦仁人君子所宜動心也今再具稟及以公文爲請伏惟高明擴一視同仁

之心敦採災恤鄰之義俯賜矜允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與江西錢漕劄子

比以民饑告糴隆興已具曲折懇張帥意必蒙其憐閱推
所餘以并活此邦之人乃今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
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不
敢請傳聞贛吉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自有豐熟去處則
江西當自不至闕食而其餘波因可以及鄰境恐不必過
計為此以傷一視同仁之心室採災恤鄰之義熹已手書
復致此懇於張帥更望台慈賜以一言之重使得早遂見
聽則此邦之人仰戴仁人之施其可量哉

與江西張漕劄子

熹未見顏色輒有祈懇比以民饑告糴隆興已具曲折
稟張帥閣學意必蒙其憐閱採此困急今乃聞其約束
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不工於客販亦復斷絕竊緣本
軍地瘠民貧雖號熟年不免仰食上流諸郡况今凶儉事
勢可知然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亦不敢固請今贛吉臨川
諸郡及隆興屬邑皆有豐熟去處則使節所臨江西一路
決當不至闕食而其餘波自可惠及鄰境是以敢布其私
欲望台慈一言於張帥早得放行本軍所糴及弛客販之
禁則台座活人之恩被於鄰道此邦之人所以感激歸戴
者為如何哉

與江西張帥劄子三

熹累具懇稟告糴米船乞賜照應條法及近降指揮特與
通放亦已累蒙公移回報開許良感仁庇之及但奉新令

尉乃敢公然違戾百端攔過其意必使敝邑飢民束手受斃而後已設若使境之旱與弊軍等則熹不敢有請今使境諸邑粒米狼戾發洩不行而弊軍諸縣放皆及八分山谷之民已苦艱食所遣糴米本錢又皆兌借上供錢物方此自劾罪無所逃竊意窮苦之狀必蒙矜憐不謂此輩乃爾不仁既格詔旨又違使臺約束而所以貽患於鄰邑者尤爲無狀熹已具公文上之幕府欲望台慈詳酌將本縣官吏重作衙遣將本軍米船早賜通放上以體聖朝一視同仁之恩下以見盛府救災恤鄰之義不勝幸甚

與皇子諸縣議荒政書

熹爲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究心多方措置庶幾吾民得保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離之苦然竊自念智力淺短

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而事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懇切布聞條具如後

一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子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脩事舉民受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已吝權下慢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濟況今災數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同官當其

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糧米錢物不得縱容
需索搔擾又須不憚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
寬涼去處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
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或有疑似
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分明過加優恤不可
縱令隨行胥吏受其叮囑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眾依公推舉約
定所蔭客戶所糶米數目照司略備酒果延請勸
諭厚其禮意諭以利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
戶既是富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
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番其虛實量與增減如更
撥抵拒即具姓名申軍以特別作施行

一糶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隅官保正
子細抄劄著實開排再三叮嚀說諭不得容情作弊
妄供足食之家漏落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
喚集父老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眾議平允即與
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糶括隅官保正重行責
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與上戶及糶米人戶公共商
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近之人各得其便大
抵官米只於縣市出糶上戶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
場出糶不須般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
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即具因依申來切待
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行如有未
當或未盡事宜更望子細示喻當行改正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尚仍前弊致此飢民
一有狼狽即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更奉周旋矣千萬至
懇至懇

與執政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已具公劄申陳然其曲折有不敢盡言
於君父之前者復此干冒鈞聽得賜死轉陶鑄不勝幸甚
熹昨緣疾病不堪吏役累具劄目乞備祠官至五月間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自惟卑賤不敢頗有祈和
犯天威欲俟新秋乃伸前請而德薄政荒招致災旱深
行里民命之重不忍當此艱難窮困之秋輒求自便

履心抑志龜僂服官祈禱百方卒無所効又慮將來軍
必致闕食不免行下屬縣勸諭富民根括下戶那兌官錢
於鄰近州縣米價稍平去處收糴米斛準備賑給又已申
奏朝廷及申轉運常平兩司乞行救助更欲勉悉疲驚講
求荒政以副聖主子愛黎元之意而力小任重日夕驚憂
遂致心疾大段發動上炎下燎勢甚危急在熹一身死生
夜且所不足言實懼失於備禦有誤一方飢民橫致流殍
則熹為上負朝廷死有餘憾於是不復敢顧辭難避事之
嫌有此申稟欲望鈞慈憐察特賜敷奏與熹官廟差遣使
得歸死故山仍催已差下人石整疾速前來料理荒政救
濟飢民不勝幸甚

小貼子

伏念熹昨以朝命敦迫勉彊到官不敢携家爲久住計
祇挈一小兒在此方十餘歲今若病勢有加即彼此存
沒一時狼狽欲望鈞慈深賜憐察

與周參政劄子

熹竊以仲秋之月暄涼未定恭惟參政鈞候起居萬福熹
前日專人奏記尋即奉被遞中所賜手教伏讀再三感慰
亡踰又蒙垂諭繆安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惟
疎賤不宜得此悚戴之私殆未易以言說旣也然前事
聞有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若將反以違滯之罪罪之者
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事之實也加之
賤體自遣人後心痛寢劇而足疾復作痛楚非常不能
地程告已旬日矣自度衰頹不堪勉強恐誤一郡軍民

命自夕憂懼不能自安謹再具劄子申布賤懇然於所
亦不敢忘過計之憂頃有狀奏乞截綱運充軍糧事并以
申省然於羣公前已致問不敢頗有煩瀆願因間語賜一
言焉得并前劄早賜開陳使熹得輿病以歸而軍民不至
狼狽不勝幸甚力疾專此具稟不能他及瞻望台躔邈在
霄漢無由進拜第切拳拳

與周參政劄子

近得尤倉書已具道鈞意矣固知遠方下邑朝廷不當偏
有應副然災傷如此竊意似當隨其重輕普加恩意也昨
日省符行下議臣奏請檢放之弊所謂但憂郡計之不支
不慮民力之愈困者真可謂仁人之言矣三復歎息不意
議者猶能及此方之對補之論蓋不啻九牛毛也然郡計

之不支亦非細事熹嘗論之矣切望垂意朝廷之體固不當私一郡尤不可棄諸郡也不審鈞意以為如何未能自脫而欲為左右言可謂僭妄然區區之心有不能已者其所以望於叅政者蓋非特今人之事也伏惟恕而察之幸甚本路尤倉甚留意然常平之積恐不足以周今歲之用聞建康椿積甚富而漕司亦有餘財但相去之遠呼叫不聞未知所以為計耳前此減稅及乞放去年建昌三千餘石猶不任責況有大於此者尚何望哉觀此事勢上下決不相應熹性狷狹進則有塘突之傷退則迫切無憐疾病侵加恐徒死而無益叅政儻哀憐之不若投畀閑散以安全之乃為大幸然其所請截撥應副乃一郡之計初不繫於熹之去留也退糴之請尤急聞其用法甚峻犯者或乃

沒入其家此望早賜約束少遲則早穀向盡晚米價高雖通無益矣熹又思之恐得祠去此見在同寮未有能亢此難者已與尤倉密計更調守者然朝廷亦當一面催促代者彼至則足以蘇此人但道里遼遠未能猝至耳凡此皆望深賜留念幸甚幸甚又蒙垂喻所以曉子澄者莫非至當之言不勝歎服但未知子澄之意果如何若熹則方與邦人厄於陳蔡之間雖有雜燒之令亦不暇起而爭救之矣匆匆亟遣此人未及究鄙懷之一二然其僭易煩瀆之罪已不勝悚仄矣并乞鈞察千萬之幸

與周叅政劄子

熹復有愚見懷不能已敢以私于下執事今歲之旱其勢甚廣此見連日降旨所以為祈禱寬恤之計者足以知聖

主之憂勞矣然所謂禁屠宰決杖罪放房繕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以爲應天之實而今日又報蠲放綱運欠米十石以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已成之災息未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脩行之意其反求諸已者爲如何哉熹竊思之今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脩闕政曰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郡不受曰通放米船乞下江西湖南路仍許下流曰勸分賑乏曰截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熟悉矣欲叩首信眉一言於上又慮出位干時未必取信故敢以告于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容造膝一爲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與周參政別紙

竊聞參政間以隔井之災過自引咎顧留行之詔既下則明公不得終遂其高矣然天戒昭昭聖心警懼惕然有意於講闕政以召和氣此實盡忠補過轉禍爲福不可失之幾願明公深以爲意則天下幸甚熹前自所陳應天恤民之目皆今日之急務而求言之詔尤四方所渴聞者不識明公亦有意乎若復推遷失此大會則自今以往熹之言不復能出諸口矣引領東閣不勝拳拳

與陳師中書

熹試郡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及終更復叨除命傳聞聳汚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乃知所以假借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踈踏不知所言丞相既已失之老兄在旁又不力諫止使熹

負此無實之名他日反爲門牆之累追悔何可及耶欲具書謝丞相具道此意偶值此便未暇更旬日間當有的便續脩致也歸途所過知識往往能道次舍經歷之狀但未知果以何日至莆中舊第區區不勝瞻仰也熹閏月二十七日受代即日出城遊山玩水自江州界渡江在道十餘日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疾病支離且得休息江西勅告尚未被受衰懶豈復堪此幸闕期尚遠得以徐爲去就耳自胡之芒行且期矣念之怛然痛恨如新不知向來所喻編次文字今已就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議論曲折亦不可不使後人聞之也其家事復如何朋友傳說令女第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更在丞相夫人獎勵積殖以成就之使自明沒爲忠臣而其室家生爲節

人倫之美事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先生嘗論此事以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誠爲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況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舉錯之間不可不審熹既辱知之厚於義不可不言未敢直前願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爲僭率也

與陳丞相別紙

自明云亡忽將暮歲念之人心折其家想時收安問熹前日致書師中兄有所關不審尊意以爲何如聞自明不幸旬月之前嘗手書列傳數條以遺其家人此殆有先識者然其所以拳拳於此亦豈有他正以人倫風教爲重而欲全之闔門耳伏惟公深留意焉

與福建顏漕劄子

前日已被改除信劄傳聞命稽斗米八百錢其勢不容猝
避已申乞奏事矣邵武勢迫四五日間方得歸即治瘵以
俟命萬一成行恐不復得胡教不勝引領之懷凡所以居
官治民及救荒方略有可允教者尚莫不鄙幸甚幸甚
道間詢問收成次第云僅可得六七分今又遭雨若未
遽止即不及此數矣恐欲聞其實故敢及之

與顏漕劄子

熹衰病之餘疆顏一出適此大侵費縣官數十萬而越人
之殍猶不可以數計俯仰幽明踟躕憂愧殆未易以言
也加以伉拙不堪世俗之迫隘中間求去不得復此宿
今幸二麥登場賑救訖一見續帳自申發即尋前請

玩占可以無大過耳湖東山佳處都未得放懷登覽
中雖兩到然憂累方深無復佳興也若便得報罷當取
道石橋龍湫以歸庶不負此行耳前承枉書竊審輶車一
出周徧八郡狂寇束手姦民屏息山谷困窮受賜多矣他
可以為一方久遠計者尚異高明慮之千萬幸甚

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于某官熹嘗謂天下之事
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
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為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
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
也然愚以為當緩而急者一害固不為小若當急而反緩
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一以不察也竊觀今日之勢可

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日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饑浙中為甚浙東之饑紹興為甚聖天子閔念元元之無辜傾帑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一厚與天同功熹於是時憊卧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與與被使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已慙怍然自受任以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為者求以報塞萬一而乃奏請諸事多見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問否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行反謂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說然使人憤懣自悔其來之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

今比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澁省閱艱辛亦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就閑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水高田已盡龜拆而山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處明發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面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萬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熹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為計誠恐難以聖主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之長策真可以惠活飢民彈壓姦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熹是以傍徨怵迫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竊惟朝廷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

今亦未暇一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為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口給降糴錢廣糴米斛今二廣之米艫舳相接於四明之海乘時收糴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石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三百萬付熹收糴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儲蓄既多緩急口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夕發矣且往時一免轉大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期支撥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全米船已集求售無所停住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因不獲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一專也二曰速行賞典

當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則籍之以為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為後日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眾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照會元降即與推恩使已輸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豔慕用之心信令既行願應者眾則緩急之間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按時度事最為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使去歲者王今未及霑賞而今歲者方且及覆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為今日之所甚變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戾若此臨事而悔其可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為朝廷樽節財用重惜名器以為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為不然也夫樽節財用

文集卷三十一
黃承進
三十一
周鑑

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幸得之賞
本將預儲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非所謂侵欺滲漏之
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
賞也且國家經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
於將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餽之
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苴輦載爭多聞
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
顧乃規規焉較計豪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爲撙節財
用之計愚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
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之
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而得而北來歸正之
人進曾戚里之輩六者荷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

幾何人明公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
十數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然
薰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
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
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
盡矣然自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
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
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以
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
竊者耶明公試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
盜賊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亦眉黃巾葛榮黃巢之
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置一二小事尚

世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有所定萬一荐饑之餘事
果有不可知者不審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
之則熹不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與其拱手熟視而俟其
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弭其端而
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
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
太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措
畫固已先寔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
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讎恥未報文武之境土未
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
外空虛綱紀陵夷風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
不可謂之無事況其飢饉狼狽至於如此為大臣者乃不

發情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侯之經
綽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為者顧欲從容偃仰玩歲愒日以
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如此不已禍本日深熹恐所憂
者當不在於流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
而及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嫠婦之憂一念至此心膽墮
地念不可不一為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然以進敢先以
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
列於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
而於熹所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
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後
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整頓仰分顧憂如其
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不能為此無麪之不托而其狂

妄將有不能忍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綬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迫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是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

令曾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躡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謬說近多改正旦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錄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卷之二

考異

考異

考異

曰陳丞相別紙先見義理

一作宋見

曰問

齊趙大學中書向所臨並為諸少多如五且又限寫我呈
 所樂身思親心其要勝只此一書尚公聖會未嫌不并參
 依百心為學問之實其附密文字亦參恐難盡觀只前此
 人耳出口以資結結限在何限限之謂以映對對當當在
 以資參補學書尚尚幾幾亦耳然此附吳映且幾筆書其
 今書中附附自亦主幸米甚何幾來也為學之味次當端

